

詹嘉聰〈透明風景〉

陳曉彤〈蹦蹦米〉

李遲〈詩兩首——記浸大宿舍瑣事〉

杜澤〈據理力爭〉

任弘毅〈不寫作的時候〉

凌梓曦〈當一條青瓜多好〉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
心文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不寫作的時候

任弘毅

中國語言文學學士課程二年級

趁菜還未上，我用閒話打發時間。「你覺得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倒沒想過這個問題。」

「那麼你現在想想吧！」我笑道。

他沉默，彷彿真的在思考——又或者用不着「彷彿」。片刻，他答道：「純粹。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純粹的人。」我不解。他說我至少在文學和學術上很純粹，他則不然。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兩人在米線的熱氣中沉默。

後來我想，也許這就是我們能在暮遊時聊天到午夜的原因吧！和其他人一樣，我們仍然年少，彼此之間沒有利害關係，或者至少不願意讓利害滲進友誼之中，因而純粹。我們這些人或許志向不同，卻能清醒地一起走過憂鬱的路。沒有凝視沒有投射，沒有競爭。我們和而不同，但仍然具備了解對方的動力，沒有把「不同」安置在沈默與疏離之中。

飽餐之後，我們在走回學校圖書館的路上，聊到修佛。他說我也沒有必要逼自己學習自私，大乘之佛已近乎儒，一樣無我。執於破除我執，反而才是最危險的我執。我說對，但世上總有些人會在我努力踐行無私之愛時，勾起我內心的執念和脆弱。就好比一個女孩哀求你不要離開時，你就在無意之中給自己上了一道不準離開的枷鎖，待到對方揚長而去，心裏面的這道枷鎖仍不願卸下。我生怕自己一旦懂得撬鎖，便再也學不會上鎖，也沒有人願意為我而作繭自縛。他說，他還沒談過戀愛，不懂。我苦笑一聲，有時還是要慶幸M非紅塵中人。

那晚Z老師的文學夜遊結束後，我們一行人穿過觀塘APM，繞回旅程的起點。我打趣道：「這下子功德圓滿了。」M笑着，側了側頭：「圓滿是圓滿的。功德嘛……各自修行囉！」我沒有說話，心裏面嘆息個不停，這下次不知還要繞多少圈才能積回些功德。他說他下個學期去巴黎當交換生，我說，你代我拜謁一下沙特和波伏娃。

「大人物？我該去哪裏找他們？」

「蒙帕納斯公墓。」我笑道，「記得帶束好花去。」

「花？誰說起花了？」走在前頭的H突然轉頭，饒有興趣地看過來。我和M默笑不語。

H也是當晚參加文學夜遊的人，他們幾人本在觀塘海濱找了個地方圍坐，我身為上年已經讀過這個課程的學生，今年仍依依不捨地附隊而行。我們從「寫作維生」、「稿費」說到某文學獎，H看着我像突然夢醒，問我當天是不是坐在

她前排，記不記得後面有個戴貝雷帽、拿着相機的女生。她說她就坐在那女生旁邊。我也好像想起了那麼一個人，腦海中模糊的印象與H的樣貌重疊。沒等我想清楚，M便發話了：「你那天也在嗎？」H又一驚，好像有印象見過眼前這兩個人。幾個人打開手機查看得獎名單，不敢相信世界之小。

後來坐在另一邊的一位男生也來加入我們，我端詳着這似曾相識的面容，試探問一句：「閣下姓賴？」他點頭，我確認無誤。兩人興奮地握着手，「幸會幸會」說了一整晚。連坐在一旁的Z老師都驚訝於這冥冥中的因緣。

那是一個心情難得平靜的夜晚。在聽過這麼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以後，終於迎來了一個「再聚於江湖」的夜晚。突然覺得世上所有相識都是久別重逢。《一代宗師》就這麼竄入了我的思緒。在為未來焦慮的日子裏，我四處逃竄，尋覓可以讓靈魂歇息的片刻。兩年下來，得悉我並非唯一一個身陷水火的人，已算是莫大的安慰。我們在海濱聊寫作，實際上自從入了中文系就幾乎沒有創作了。詩人M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安撫那些無暇於寫作，深怕自己被文學捨棄的同輩。我本不想這樣下去，但也無可奈何，自己擠出時間來寫作已經難得，還怎能要求別人也這樣做呢？

太過傲慢了，在人群之中鼓吹理想，鼓吹犧牲。我感覺自己一直以來都在犯錯。

沒有寫作的日子，或許可以算是沉澱嗎？我在繁重的課業下逃命，靠着打工和補習維持生計，不想和父母做孝子與生活費的交易。我如是努力地投入工作、投入偽裝成大學學業的工作，總有人逼迫我面對現實：大學之道從來無關乎至善。我積極投入一切唯物唯用的口號：文學有什麼用？三省吾身有什麼用？朝聞道不如牡丹花下死！一篇小說的稿費還不足以爆房！我盡我所能地背叛那個懷有理想的自己。嘗試讓社交媒體變得世俗意義上的精彩，以為能讓自己好過一些。結果筋疲力盡，仍半死不活。我無法理解那些娛樂至死的同輩人，我為我學會了欣賞知識分子的趣味而感到後悔不已——這使我眼中的世界索然無味。我如此跟M說。「回不去的，回不去了。」他說，他也回不去了。

在這些無法安靜的日子裏，我起初只是忍着不去寫作，到了後來，不單就快遺忘寫作，也幾乎要忘記自己是誰。於是我問M，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回答像一顆若干年前投下深淵的石子，如今才盪出它的迴響。

當一條青瓜多好

凌梓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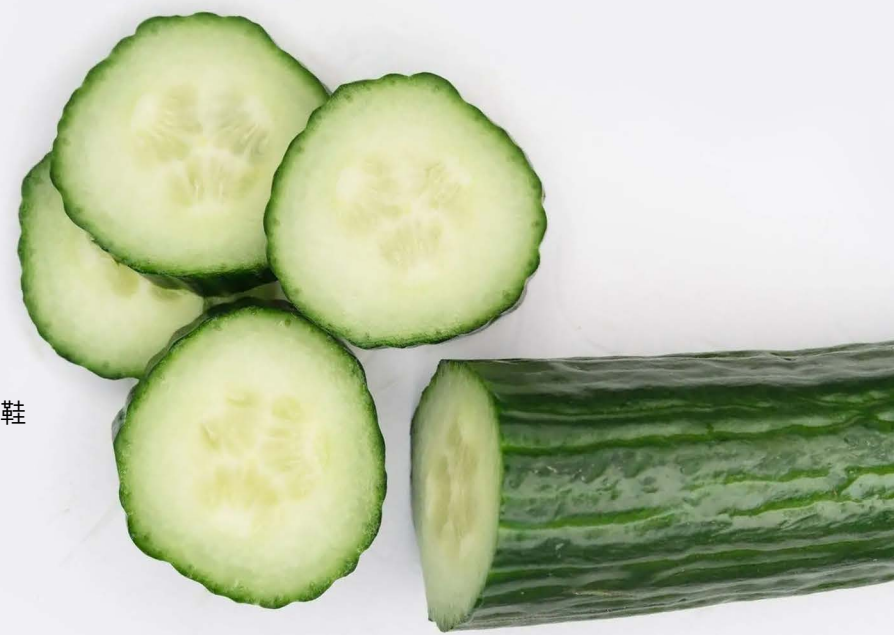
創意及專業寫作學士課程四年級

在無人探訪的網站查看昨日運勢
將失去節奏的電影調成倍速
連鯨魚都渾忘擺鰭頻率的夏末
那時就很渴望當一條青瓜

清晨披上一身不倫不類的綠和藍
節制的黃色紋路從肩膀蔓延至小腿
衣袖起毛、肩線過寬、領口鬆垮
失去彈性的束腳褲就像稀疏的髮線
在彼此擠逼間僅剩孤寂的勝利
汽笛聲、交通燈，鬆開雙手，挺直腰迎向搖晃綠光
斷斷續續的信號使我們有序生長
偶爾引來一兩隻好管閒事的麻雀
想啄走胸前那永不褪色的，脫線的校徽：
若是太靠近天空，將會看不清楚月亮
還是想紮根，留下來

小時候班主任老愛說要乖乖聽大人的話
是因為青瓜生來心室小就心思不多不懂事嗎
如果真是，能否以不懂事的名義
削走那對屬於我的不管怎樣穿著還是會疼痛的鞋
大步奔向並且擁抱即將離群的野鴿
除下那早已難以遮擋情緒的臉譜
執起船槳，泛起圈圈漣漪
向湖心喊出我喜歡你的這件事

這樣想着想着
稻草人立在操場上使用她擅長的魔法
東歪西倒的我們又變回來
生活還是要繼續
但並不要緊
月亮依然能夠擁抱
具像的光，請照射我
直至青瓜的影子變得完整吧



據理力爭

杜澤

創意及專業寫作學士課程四年級

她和朋友參加了一期十二堂的龍舟付費體驗班。

在完成講解理論和注意事項的第一課後，便是實踐課。或許因為天色灰暗，或許是週末有約，或許是鬧鐘不響，出席人數由第一課的十二人，減至這次的七人。教練說，這種事常有，畢竟是體驗班。他在訓練中心拜託另一位朋友客串，才湊齊雙數。教練坐在船頭，教導學員姿勢和技巧，船員埋頭苦挖，總算完成了今天的練習。

她走到教練旁邊，對朋友埋怨說，船那麼大，人不夠，累死我們。
朋友回，沒有辦法，這也不是教練能控制的。

第三課，只有五個人出席，連她的朋友都沒有來。「真是的，不來也不告訴我，算了，給錢不來自己損失。」她自言自語道。教練沒說什麼，走回訓練中心裏，過了一會，回來問：「五個人，小龍出不了。你們願意換成獨木舟嗎？」幾人無奈地接受，而她氣沖沖地離開了這裏。

幾個月後，她收到龍舟協會的問卷。還敢來問我？看我不投訴你！她打開問卷，填寫資料：

姓名
年齡
參加項目：
體驗班——五十元 ✓
專業班——二百元
如何得知：
網上影片
朋友介紹 ✓
其他：這是收費活動，就算人數不足，教練完全沒有後備方案。一直左顧右盼，浪費時間。

端午節後，某人在網上看到龍舟課的宣傳影片，想要體驗，欲致電詢問情況卻無人聽電話，他仍然按照手機地圖的指示來到訓練中心，找了好幾次都找不到龍舟課的資料。

蹦蹦米

陳曉彤
創意及專業寫作學士課程四年級

離家萬里，能帶走的可能只有一份與食物相涉的記憶。當車窗倒映着路邊街道的紅燈籠和一對對紅色對聯，我知道，今天的我，如那時一樣，回家了。

我趴在車窗邊，將臉蛋貼在稍微冰冷的窗戶上哈氣，然後在上面作畫，擦掉，又哈氣。直到父親說我們到達奶奶家後，我才停下嘴，拉着母親的手衝去找奶奶拿米。奶奶說那位伯伯通常會在中午十二點開始擺攤。我和奶奶、母親三人早了半小時抵達。「麻麻，你點解攞咁少米嘅？」我問道。「點會少呀？我地攞咗一公斤米。」奶奶答。「一公斤即係幾多呀？」我問。「一公斤即係兩斤，夠我哋一家人食好耐㗎啦！」奶奶認真回答。「叫你平時做多啲數學題㗎啦！」母親突然說。「媽媽，你唔好講數學啦！」我轉過頭，抱着臂，背對着母親，看向那位準備開攤的伯伯。

伯伯擺出磁鐵、葫蘆、鐵網和大臉盆等工具。他吹響紅色口哨，便有一大堆人趕來圍觀。我們排在首位，驕傲地把那包沉重的米遞給伯伯，他接過後，便把米倒入鐵葫蘆，蓋上蓋子，拿起兩根竹子，插入葫蘆尾部的兩個小孔，一隻手向上，另一隻手向下，扭一扭，轉動着。我蹲在邊上看，計時針從右邊跑到左邊，伯伯就讓鐵葫蘆放氣，將葫蘆頭對準鐵網，他又吹口哨，響徹街道，眾人都被吸引了。有些大人提前掩蓋耳朵，有些小孩聚精會神地盯着鐵籬，有些人拿起相機，隨後「蹦」的一聲爆炸響，我立馬轉過頭鑽進母親懷裏，斜眼瞥見鐵網湧現一大堆冒着熱氣的新鮮炸米，金黃色的，大大顆，數量無比劇增。他拿大臉盆接過，倒入金黃色的糖漿，灑下我們指定的配料——花生和芝麻。他使勁攪和，倒入方框中。我立馬站到路邊的階梯上，看他提起大滾輪將米一點一點地壓平，像工人鋪路一樣，成品平平整整的，隨後拿起尺子和菜刀，一刀一刀切下去，分成一塊塊的小正方形後，用透明塑料袋裝好，遞給我。我接過後，興奮地拿起來左看右看，手不自覺地用力捏一捏那一塊塊完整的米通。

回家路上，我迫不及待拿出來，遞給奶奶。奶奶幫我折成兩段後，把長的一段遞給我。母親也拿了一塊，吃了起來。「麻麻，你咁樣食，唔會刮到口上面咩？」我問道。「打直咁一啖咬落去就唔會呀！你試吓好似麻麻咁！」我看了看她的吃法，搖頭說：「麻麻，你要好似我咁食，打側咬呢個米通，先可以慢慢品嚐！」我望着那塊米通，所剩無幾，珍重地親吻它，才細細咀嚼。

後來的一個新年假期，父母工作繁忙，便把我送回家鄉，交給奶奶照顧。奶奶只管領我到街頭看人家玩「仙女棒」、「丟沙包」，或帶我去鄰家嘍嗑、玩鴨子、追小雞，我卻偏要到街尾去看那位伯伯炸米。前去路上，已聽見熟悉的爆炸聲，嚇得奶奶直拍我胸口，我急急趕到街尾，在路邊的階梯上，那位阿伯吹響了口哨，然後一聲巨響：「蹦」！陸陸續續「蹦」了好幾次，街道上瀰漫着米香，讓我肚子咕嚕叫，我懇求奶奶帶點米來，但她不肯，我甩着她的手左蹦右跳。她完全無視我的請求，還東張西望地與村民閒聊，我轉身走進那班圍觀的小朋友當中，一起蹲坐在路邊階梯，一看就是一上午。路過的人都笑着說：「佢哋排排坐等緊食果果呀！」但我不理，繼續看着伯伯轉動「鐵葫蘆」，然後發射「蹦」的一聲，米又炸好了。街坊看我們坐在路邊良久，便賞我們幾塊嚐嚐。拿到手後，我立馬跑去奶奶面前，舉着那塊「蹦」了一上午的米通，在她眼前晃來晃去。奶奶一瞪，我馬上把米通藏好，然後逃跑，誰知奶奶很快就抓到我，還嚷着：「你阿媽話你唔可以食咁多，熱氣呀！你日日掛住食蹦蹦米，點得㗎？」我掙扎時，迅速將「蹦蹦米」塞入嘴中，清脆的聲音在我口腔回轉，微甜的口水滲入脾胃。芝麻香和清甜的提子乾在我口中交融。麥芽糖不太甜，比母親慣用的白砂糖更清淡。香口的脆花生倍添風味。我得意地笑着對奶奶說：「蹦蹦米好食，蹦蹦米好好食！」奶奶拿我沒辦法，只好笑着幫我擦掉嘴邊米屑，囁囁道：「好食就食多啲啦！好食就食多啲啦！」

如今望着窗邊的紅對聯和紅燈籠依舊懸垂，是啊！今年新年又到了。街頭那些事物對我來說已不新鮮了，只望那「蹦蹦米」與你仍在就好了。

憂鬱是歷代文人的天賦，曹植、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沙特、卡繆等等，無不掙扎於理想與現實之中，詩文因而憂鬱，因而動人。他們堅持理想，勉力於力所能及之處。讀文學，總能得到安慰，神交古人，與之同行。寫作亦然。

任弘毅〈不寫作的時候〉，有許多憂鬱的同行者，大家讀到時，可能會心微笑吧！凌梓曦〈當一條青瓜多好〉寫學生壓力，「衣袖起毛、肩線過寬、領口鬆垮」落筆輕，卻最能呈現年輕人生活狀態。面臨友誼離散，年輕人「還是想紮根，留下來」，堅持理想的心志，令人欣賞；李遲〈詩兩首——記浸大宿舍瑣事〉嘗試在日常生活中尋索詩意，語言有巧妙處，幽默之中夾雜許多無奈。

杜澤〈據理力爭〉以故事為喻，講述都市人受投訴的窘態與影響；陳曉彤寫的〈蹦蹦米〉是廣東鄉下的特別記憶，內容清新煥發，粵語對話生動寫實，結尾感受殊深；詹嘉聰〈透明風景〉寫城市樓宇密集，容易使人喪失私隱。香港濕氣重，霧迷山間樓房乃是日常之景。比喻如「窗外景物模糊得像一坨發不起的麵團」，別具創意。

近讀朱少璋老師散文集《拂石記》，非常好看！〈本草摭談〉從「多夢鬱結」談到各種藥名，「『可離』止痛、『當歸』活血、『忘憂』清熱、『合歡』安神，四物皆可入藥；而名稱詞義多歧，語語雙關」，美妙的文學，願使生活快樂安逸。

今期《支流》付梓，特別感謝語文中心林祖瑩小姐協力校對。

二零二五年四月廿四日

編者的話

文人天賦

余龍傑

透明風景

詹嘉聰
文學士課程一年級

一覺醒來，窗外景物模糊得像一坨發不起的麵團，茫白的雨霧溢滿整座屋邨，新建的小學、柏油路旁的假檳榔、行人，全都不見了，盯着窗戶，只看得見自己的倒影。

這夜他焦躁，躺在床上，看煙灰一樣的黴點浮現於天花四角，密密麻麻。往日，他會掀開窗簾，打量各棟大廈，觀望某扇窗後的風光——深夜，房間裏的生活格外真實！穿過窗玻璃的雨痕，屏息觀看別人的影子在沙發、床褥上晃來晃去，消失在白中透黃的吊燈影裏。每當如是，他都渾忘自己在哪……彷彿他早已是人家的一員，與他們一同生活的呢！

「這不是偷窺。」窗臺上的他默念着，像教徒，胸口的起伏，他感受到了，進而調整呼吸頻率，至耳畔只餘沉默。他是有道德的。凌晨的大廈在他看來就像巨大的玩具店，到處藏着發光的小盒子。不必拿上手把玩，僅是四處看看，便已很滿足了。K一直覺得，自己是懷着參觀盧浮宮一般的敬意、感激地看着他們，也平常得如同觀看街上行人。他想，人們在家裏生活，在街上也是生活，那窺視家裏的人和窺視行人又有何區別呢？

當K把身子壓在窗臺上時，其他人也可能以同樣的姿態在窺視他。如果真有這樣的人，K想對他說——我不介意——這甚至令他心頭暖暖的——可是現在，他什麼都看不到了。南風來到後，霧氣像無數張糯米紙般裹着大廈。K知道對面的房間裏依然有人在動，在這種天氣下，他們的腳丫走在冰涼的地板上會留下淡淡的印，但他卻什麼都看不到！

K的家只有這扇窗戶。疫情時，他曾對着窗外屋邨唱歌，期待不知名的鄰居一同唱和，你一聲，我一語。夢裏，眾聲高唱，他把身子探出房間，往大廈外牆的凹陷處橫走，跳入鄰居的房間。然後，他們會擁抱。

這夜，K盯着黴點在漆白的牆上蔓延。他拿來濕布，開燈、拉開窗簾，抗議霧的差澀。黴菌實在頑強，得反復地搓，以為擦乾淨了，隔天又會重生。在來回拉鋸中，K想起南風來到的那個早晨。那天風大得霎時趕走了霧氣，他走在街上，驀地看見大廈窗戶後的人影，當然，自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行人了。

詩兩首——記浸大宿舍瑣事

李遲
創意及專業寫作學士課程三年級

星期天的下午

星期天的下午可以睡到自然醒，從枕邊提起電話點外賣，不理窗外風景明媚或雨，只管來上一份回鍋肉飯小辣——廣東人的舌頭只可嘆：這獨一份的平淡外賣員如常遲到，以中東口音喚我下樓來取——誰知我早已站在昨日黃雨掠過的馬路上，聽風呼我早點歸去，留在家中，想像一份豐盛的人生，小辣、微辛、可口。「回鍋肉啊回鍋肉，你可否早些到來？好讓我回窩，品一品這時光。」（可惜他最後送錯了餐）

放學的那段路

從金城道到浸會大學道的那段路，邂逅一雙雙愛侶，在金城道的籃球場裏並肩坐着，如一幅定格的名畫，我從鐵絲網的一隅窺見他們愛意的漫延，一齣與世隔絕的無聲劇在悄無聲息的角落上演，無關看客，無關演技無關三一律之永恆——定格的瞬間即永恆。流動

到浸會大學道那頭，從遠處眺望橋下的男生手上拿着一個黑盒，女生隨着他的視線一同提頭，我望向彼此日光的交匯處：三兩隻鳥兒在半空中盤旋似是被遙控地飛翔着，連同一個女生的笑容，飛翔着他挽着她向我走過來，帶着一份滿瀉的愛意，從我的身邊走過帶着一部相機，拍下一照照在大學的回憶。而我則回到宿舍裏安詳地睡去，作一場回溯從前的夢「我們必須相愛，然後沉沉地睡去。」